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十三卷 三生石跡

凡人一生之中，或聚或散，會合不常的，莫過於朋友。故信之一字，獨加於朋友。孔子也道：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」，方成友道。看來人生最難踐的是信。要求一終身不失信的，尚不可多得，何況再生！所以世人稱情薄的曰「泛交」，情厚的曰「石交」。那泛交的，猶如泉之出澗，一過即流；水之遇風，一响無影。初則締結同心，轉盼便成吳越，就與他對神設誓，指日盟心，到後來相期相約之言，竟付之東洋大海去了。這卻算不得是個朋友，唯那石交的，自有一種不可磨滅的真情，從性靈中發出來，生生世世，斷不能忘，有如石之不可轉移一般。這方稱得一個朋友，予因檢點西湖遺蹟，於葛嶺靈鷲之外；尚有存前生之精，成後生之魄，再世□三年後，復踐約朗，而津津在人人口耳，以為湖山生色，千載稱奇，不容不傳者，如圓澤之約李源於三生石畔是也。

據此說來，這塊三生石，一定在西湖天竺山的了，誰知卻又不然。細考起來，這一塊石頭倒在那嵩山之下，是曹煥遇了老劉道士，約他後會，遂化於是石之上的事，卻偏是西湖上的石頭哄傳，何也？天下事沒有一段姻緣，這件東西由他沉埋在那草莽中，也不足為輕重；一遇著了高人，留下些蹤跡，後來就成佳話，遊覽的也當一節勝景，定往觀觀。就如虎丘試劍石，自從砍了一劍，那塊破石頭，至今也就流傳不朽。就如天竺寺後這片石頭，自古及漢，也不知多少年代，竟無人題起。

到了唐朝，忽然來了一位高僧，法名圓澤，自從他到寺中，也不曾見他談經，也不曾見他念佛，卻也來得古怪，終日只是靜靜而坐，默默而觀，又像觀心，又像觀世，人都測度他不出。且不喜與人交接，時常只在寺後盤桓，見他常倚著這片石頭，沉思暗想。有時撫摩一回，有時坐臥半晌，日復一日，年又一年，絕無厭倦之色。寺中人人說他不受塵埃，不侵色相，卻愛著這塊石頭，想是這石頭裡有些什麼妙處。也有的說他要想煉石補天，也有的說他要使頑石點頭，也有的說他要思變石為金，也有的說他要令指石成羊，故此撫摩不了。總是不曉得他的意思，大家猜著。正是：

高懷誰是侶？雅操豈人知？

不遇同心者，難特意氣期。

不期唐運中衰，天寶□一年，玄宗命安祿山兼河東節度。祿山領了三鎮，陰蓄異謀，卻值楊國忠激他反了范陽，遂攻東京。有一虎將，係京洛人，姓李名愷，率師拒敵，報國盡忠，捐軀赴難。東京既沒，李愷也就死於安祿山之手。在李愷殺身成仁，倒也罷了，更難得的是李愷之子，名喚李源，又是一個烈性的奇男子。見父親死於國難，便自悲痛不勝，立志終身不仕，並不娶妻，朝日以君父之仇為念。後來李光弼、郭子儀等克復東京，誅了祿山，天下太平。李源欲回京洛，恐怕有人知風，來纏擾他，要他出來做官，遂想隱姓埋名，潛蹤遠避，做個出世逍遙的人。正是：

有恨憑誰語？孤忠血未乾。

報親無一事，漂泊任摧殘。

李源聞得西湖山水秀麗甲天下，遂立志要往西湖。及至到了湖上，見畫舫歌，太覺繁華，欲尋一幽雅之所。因過九里松，訪到那天竺，見溪回山靜，甚是相宜，遂隱居於寺內。只是一腔悲憤，難對人言，常是悶悶不樂。獨居一室，又沒一個知己，就像圓澤一般，獨行獨止。圓澤倒還有塊石頭盤桓消遣，他卻一發乾淨。寺僧常對人說：「我們寺中到了兩個泥塑木雕的活佛。」

那李源坐了兒日，自家覺得無聊，偶爾閒行，步到寺後，只見蓮花峰下，修竹千竿，穿石罅而出，層巒疊嶂，幽峭絕人。其中有塊石頭，拂拭得極其乾淨，精潔可愛。又見上面坐著一個僧人，神清骨秀，氣宇不凡。李源一見，便覺有些留情。那圓澤抬起頭來，見了李源，也便有些屬意。二人尚未交言，先自眉目之間現出一段的因緣，竟像夙昔相知的一般。及至坐而樓談，語語投機，字字合拍。這塊石頭上，起初只見一個圓澤，如今坐了兩個，只當這石頭遇著兩個知己提拔，也就圓潤起來了。當日兩人彼此說些投機的話，便戀戀不捨，就在這石前訂了三生之約。自此之後，便朝夕間形影不離，風雨時坐臥相對，至於春拈花，秋印月，夏吟風，冬擁雪，大半在寺後這塊石上。兩個人，一塊石，做了三個生死不離的朋友。後人就叫這石為三生石。正是：

若果是知音，偏從淺見深。

淺深都不得，方信是同心。

二人在寺中石上，相與了數年，不獨忘世，竟爾忘身。一日雪霽，李源邀了圓澤，同登高峰絕頂，遠眺海門白練，俯觀遍地銀妝，李源不覺想到蜀中，對圓澤道：「我聞得蜀中的峨嵋積雪，天下奇觀。我與你閒居於此，總是寂寥。不若收拾行裝，同往一遊。名山勝水，也是不可不流覽的。」圓澤陡然聽了，沉吟半晌，方才答道：「朝禮名山，固我平生所願，但要游蜀，須取道長安，由斜谷路而往方妙。」李源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我自離京以來，久絕世事，避跡於此，實為遠謫之計。今為流覽而出，豈可復道京師辱地哉？必須從荊州溯峽而上，庶於途中無礙。」圓澤聽了，又默然不語，半晌，遂慘然歎息道：「大數已定，行止固不由人。」遂不復辨，竟隨著李源之意，悉聽其買舟，由武林驛至湖廣荊州，取路而行。行了幾時，那船已到南浦地方，忽然逆風大浪，竟把船擱在那裡，不能前進。舟人因艤於岸，就住了船。正是：情緣忽已絕，風送一帆舟。

大數由來定，何須勉強留。二人對坐在篷窗之下，觀玩江景，忽見一帶長林中，有一竹籬茅舍，那籬門內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來，上穿的是苧襖，下著錦襪，手攜一小甕，立於江邊汲水。圓澤舉首見了，不覺動心，因對李源愀然不樂。李源見他心下不快，面有愁容，說道：「我與你三生之訂，情同骨肉，恩倍尋常，一路相隨，登山覓水，頗覺有興，為何今日反有不擇之色？」圓澤道：「你卻不知，我今要別公去矣。」李源道：「千里偕行，三生共訂，如何半途就要爽信起來？或者弟有得罪處，望吾師明示開釋，何必作此俗態？」圓澤道：「此非我欲別公，其中卻有緣故。我的後生托身之地就在此處。本欲同公縱觀峨嵋巫峽之勝，奈此生有限，大數已周，不能相隨至蜀矣。」

李源聽了大驚道：「何出此言，令人駭殺。不知何處是圓師托生之所？」圓澤因暗指那汲水婦人道：「此吾生身之人也。」又指籬門道：「此吾托生之地也。」李源道：「生死間隔，路實兩分，師雲托生在此，果有何據？」圓澤又道：「此婦姓王。當以吾為子，彼懷孕已三載矣，因吾不來，故不得乳。日前起程之時，吾欲假道京師以至蜀者，正欲避此也。」李源道：「前日既然可避，今日何不可逃？」圓澤笑道：「今既相適，便無可逃之理。」

李源聞知數不能逃，不勝追悔道：「此皆我之所誤，實為罪譴。」心下□分悲咽，便搔耳捶胸，焦燥起來。圓澤道：「非公之誤，亦非公之罪，皆吾命數已定，不能強也，公且自解愁煩，但我別後，三日浴兒之時，過臨一視，以徵前生後生之不昧。」李源道：「師但初生，言味不昧，於何處徵驗？」圓澤道：「此時雖不能言而能笑，即以笑為徵可也。」李源道：「我與師相逢今世，花同時合，定結種於前生。今又問影尋形，必判然於後世。不知此一笑之後，更別有相逢之日否？」說罷，不勝哀痛悽愴。圓澤道：「浮萍自在海中，特無情者不識耳。公若有情，後□三年中秋月夜，可到西湖葛洪川畔相訪，當再與公一見，以遂三生之約，復完石下之盟便了。」正是：

前生留後約，後世續前期。

何必過求佛，高僧妙在茲。

當時圓澤與李源相訂已畢，便閉目不言。李源因見事勢至此，知道不可挽回，只得為之更衣沐浴。候至薄暎，而竟攸然示寂矣，到了次日，隨遣人至王姓婦人門前打聽消息。那人來回報導：「王家昨夜傍晚，果生一子。」李源方信以為姻緣不爽，到了三朝，李源欲驗其笑，遂親自走至婦人門首，立在那竹籬門外，尋消問息。只見有一個人走將出來。李源忍不住問他一聲道：「府上三日曾生一位孩子麼？」那人應道：「前日果然生下一子，卻是生了三日，這孩子只管啼哭，再不肯住，不知為甚緣故。」

李源心下雖是照會，卻疑惑道：「圓師別時，約我以笑，這個啼哭，卻為甚麼？難道他騙我不成？不要管他，待我進去看看，或者見我笑將起來也不可知。」就對那人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能止他的哭。試抱出來與我一看。」那人聞說能止孩子的哭，便忙請李源進內堂坐下，自己再往裡去抱了孩子出來，遞與李源。李源接著一看，見那個孩子容顏眉目竟與圓澤無異，因撫摩他道：

「咄，咄，咄！你原說笑，為何只是哭？」那孩子聽了，便將李源定睛一看，竟像認得的一般，嘻然一笑，以後便再不啼哭了。其家見兒不哭，款待李源亦甚慇懃。李源因沒了好友，故不勝哽塞；臨出門時，又拍拍孩子肩頭道：「□三年後之約不可忘了。」遂辭別王家，復回船中，獨自一人，甚覺無聊，連蜀中峨嵋之行，也不想去游了。正是：

為憶名山去，知音忽自離。

勝游雖可羨，觸緒倍傷悲。

依舊返棹回杭，復到天竺寺中，日日在那寺後三生石邊，照依圓澤當初，獨自一個，撫摩著石頭，盤旋不已。不覺光陰迅速，日月易遷，轉眼又是□餘年了。每因圓澤之約，切切在心，恐怕失了會期，預先到那西湖之上，朝兩峰，暮六橋，不離葛洪之川，天竺之後，尋蹤覓跡。想：「這孩子已經□三歲矣。若會著他，畢竟還可暢敘。卻恨別了多時，路途間阻，如何得其蹤跡？」又想：「澤師，神人也。昔日與我如此契厚，豈有爽信之理！況且身前身後俱已打算精明，豈是無據而空留此期的理？但我企想之深，恨不得早來一刻，也好早會一面。若短期不至，就拼老死湖山，以證三生之不妄。」正是：

鍾期曾有的，流水復高山。

欲見同心侶，何憂道路難。

你道李源為何先期這等著急？只因他約在葛川相會，只道他的肉身借寓在西湖前後，因此日夜相尋，不知他約了中秋月夜，就是□五早晨也決不來見你的。一直捱到中秋，這一夜因是□三年相約的正期，又兼月明如畫，漫山遍野照得雪亮，李源乘著月色抖擻精神，滿山夾澗，周圍尋訪。到葛洪川畔，忽聽得隔溪有牧童歌聲，隱隱而來。李源忙停了足，傾耳而聽，只見那牧童，身穿紫花布襖，頭挽菱角髻，騎著一匹斑駁牛，一徑從隔岸大聲呼來道：「李公別來無恙否？」李源見隔岸叫他姓名，心知有異，便定睛一看，卻是個牧童，仔細相了一回，雖與圓澤老少不同，而姿容神理竟與圓澤生前無異，不勝歡喜道：「原來澤師在此！我到這裡候了多時！何不尋路過溪，握手一敘？」那牧童也不回言，但高歌道：

三生石上舊精魂，賞月臨風不要論。

慚愧情人遠相訪，此身雖異性常存。

牧童歌罷，因說道：「不負期而來，李公真信士也！本當過溪一敘，但恨公俗緣未斷，不敢相近。願李公勤修深省，天地自不相負。」因又歌道：

身前身後事茫茫，欲話固緣恐斷腸。

吳越山川尋已遍，卻因煙棹上瞿塘。

李源見他不過溪來，只得四下尋路，要想趕過溪去，與他竟此長夜之談。只見牧童歌罷，竟自策牛入煙霞而去。李源料是趕他不上，只得帶著月光，懶懶攤攤，蹣跚回來，方信三生之約，真不幻也，故紀其事於天竺之後那一片石上，以繼嵩山之舊跡。遂與寺僧乞此一片石，結廬其側，朝夕梵修，得悟無生之妙諦，因終老於茲石間。至今流傳其事於西湖之上，與靈隱、虎溪並垂不朽。有這圓澤、李源三生有約，至期不爽的，方稱得個石交，才算得個信友。可不羞死那些翻雲覆雨的子弟，愧倒那些口是心非的後生麼？所以歷敘西湖之事，因慕此一段精誠情跡，亟表而出之。有詩為證：

從來踐約最為難，何況三生更不寒。

千里懷人終是恨，百年聚首亦誰歡？

笑容湘峽形先異，歌徹雲衢笛欲闌。

惟有卷卷一片石，至今留跡兩山間。